



欢迎扫码获取
《多彩娜允非遗一方志》电子版内容
云端留存娜允故事

非遗一方志 多彩娜允

2026年
第1期
营期先行版

“星绣未来 寻美云南”非遗传承和乡村女性赋能项目
2026年娜允非遗创变营



主办方

北京星巴克公益基金会
上海杨浦区美丽乡愁文化促进中心
娜允之锦（娜允傣锦非遗工坊）

在地支持方

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文化和旅游局
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文化馆
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第一中学

特别鸣谢

佳能（中国）成都客户服务中心
受访非遗传承人
支持本次活动开展的单位及个人

创作团队

策划创意：美丽乡愁文化促进中心
统筹编辑：毛诗喻 高丽娟 陈稚薇 裴梓原 王东升 饶晨 崔家滢 徐双俐 金洋伊
图文作者：2026年娜允非遗创变营志愿者团队——
“非遗手工艺”篇章：裴梓原 张若渝 许佳颖 陶玉容 楠彬罕 杨瓦娟
“非遗书画”篇章：王东升 胥联美 刘冬琳 唐爱 金安瞳
“非遗歌舞”篇章：陈稚薇 杨思艺 饶晨 张孟晶 岩嫩真 陆杨 金敏超 林君意 李彦泽
文本审阅：混罕真 金敏超 高丽娟
图片摄影：饶晨

版权声明：《娜允非遗一方志》是2026年娜允非遗创变营项目成果。除特别说明或来源标注外，原创文字、图片等著作权、传播权、解释权归主办方所有，创作团队志愿者享有署名权。如有疑问，请咨询主办方。



卷首语

孟连，傣语中的意思是“寻找到的好地方”。位于孟连县的娜允古镇，是一座有着七百余年历史的古镇，是中国现存保存最完好的傣族古镇之一。三城两寨的格局里，藏着的是一个地方数百年的秩序与生活。

在这层层叠叠的街巷之间，最动人的，是那些仍在跳动的手艺。

“星绣未来 寻美云南”非遗传承和乡村女性赋能项目由北京星巴克公益基金会发起，支持云南地区的女性非遗传承人，推动非遗的可持续发展。今年开始，基金会携手上海杨浦区美丽乡愁文化促进中心，将支持云南省数位女性非遗传承人及周边社区的成长，孟连县娜允古镇的高丽娟老师及娜允之锦团队就是项目的支持对象之一。

2026年的暑假，我们与高老师一起，邀请了二十余位本地与外地的青年志愿者伙伴，在娜允非遗创变营中共同探秘这片土地上的非遗故事。这本一方志，便是我们探索孟连、探索娜允的记录。

七天的营期里，我们以高老师传承的傣族织锦为原点，串联起了周边的许多技艺、许多人。我们走进他们的店面或家中，坐在他们身边，听他们讲述与这些非遗、这片土地相伴的生活——那些关于热爱、关于生计、关于传承的复杂而真实的故事。

我们把它们记录下来，不是为了怀旧，而是为了让更多人看见——看见娜允不只是一座在历史中静止的古镇，更是一个仍有人在为它注入生命的地方。就像傣锦的经纬之间，编织的不只是花纹，更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记忆和一个社区的当下生活。

娜允非遗创变营主办方及创作团队



多彩 非遗 娜允 地图

穿梭于娜允的上、中、下三城，我们叩开了一处处非遗传承人的工坊，也收录了多个充满生活温度的灵感角落，共同织就成这份色彩地图。将傣锦的纹样凝成穿行古镇的巷陌与河流，勾勒出在地风物，更串联起手工艺与人的晨昏日常。

循着色彩寻过去，看这片土地上的非遗技艺与人物故事，如何在草木荣枯、日升月落里安然生长。





一起漫步古城，
标记地点，
记录娜允印象



制作为印刷地图，
有了它，
就能发现娜允的更多秘密！



用傣族织锦的边角料制作出娜允三城两寨的格局，
用棉线串联起三大佛寺以及非遗点位，
再用工坊中的织锦耳饰标注点位……

地图制作与设计：志愿者 裴梓原

2026先行版

多彩娜允·非遗地图



多彩娜允·非遗体验点



宣抚司

走进孟连宣抚司，仿佛见证了傣族土司制度的兴衰。这里曾是傣族土司治理孟连的府邸，如今一砖一瓦仍讲述着土司文化、民族交融和非遗传承的故事。



奇本傣装

奇本傣装位于宣抚司附近，传承人芳罕老师剪裁与织造两门手艺兼于一身。坚守傣装传统，融合创新想法。逛古镇时来挑件伴手礼，把傣族风情带回家。



马鹿舞

马鹿舞灵感来源于傣族神话中的灵兽，岩嫩真老师虽然年轻，但已经是十里八乡小有名气的传承人。马鹿高大的身躯配上鹿首极具视觉冲击，也寄托着傣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精神信仰。



金水漏印

金水漏印是一种衍生于傣族剪纸的装饰艺术，不只存在于寺庙，也融入电线杆、栏杆和建筑装饰中。传承人混罕真老师守护传统并不断创新，让古老纹样重新焕发生机。



神鸟舞

从儿时觉得“好看”，到深入研究神鸟舞文化，传承人昆弄老师坚持为神鸟舞正名，让这项承载傣族信仰与美德的舞蹈重新走进大众视野。



娜允傣锦工坊

娜允古镇里的傣锦工坊，是传承人安婆婆与高丽娟老师的家。这里不仅能观看织锦，还能体验香包、编绳制作，带走独具傣韵的文创小物。



傣陶

寨子里最后一位傣陶老人——咪叶嫩，坚持传承数十年古老制陶技艺。门前慢轮旁，她用双手塑造生活器皿让这项“活化石”继续延续。



奇本制墨

孟连傣族书法与古法制墨相辅相成。傣族制墨技术用于傣族贝叶经刻写、手工棉纸抄经。返乡青年亮罕老师，坚守传统、勇于创新，致力于让傣文走出村寨，以非遗技艺讲述云南故事。



大榕树

位于上城和下城的边界处，十分茂盛，下面有一座绘有神像的神龛。据这次营期的伙伴冬琳说：“那棵树看着我妈妈长大，也看着我长大”。



亨竜洪宅

这座七百年老宅如今仍由末代土司后人波喃康罕一家居住。傣文牌匾、百年院落静静诉说着娜允古镇的历史记忆。

傣允允咖啡

“我很喜欢藏在傣寨里的傣允允。点上一份傣味下午茶，坐在二楼吹风看景，没有喧闹，只有孟连最舒服、最原生态的慢生活。”

古宅美食

想吃地道傣味，不妨走进“咪苏罕”。这是土司后人的祖宅，十多年来在家开席，用一桌傣家菜迎接每一位来到孟连的客人。

牛油果美食街

“节假日我常和朋友去美食街，糯米饭配傣味烤三线肉是我们的标配，再来一碗泡露达，坐在傣式吊脚楼里，一边吃一边看娜允大桥，特别惬意。”

游客中心

孟连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位于娜允古城下城区，展示着娜允的宝藏：傣族传统剪纸、金水漏印、陶瓷、银饰。

创作者 shuo

位于孟连县的娜允古镇，是中国现存保存最完好的傣族古镇之一。三城两寨的格局里，隐藏着传承了千百年的手艺——傣族织锦、金水漏印、傣陶，还有令人惊叹的神奇乐舞与书法……

2026年夏天，北京里巴克公益基金会、美丽乡愁文化促进中心携手非遗传承人与青年志愿者，共同创作了一张专属于孟连的“多彩娜允非遗地图”。

我们邀请你跟随地图，感受非遗传承人们的初心和热爱，探索神秘的傣族历史文化。开始你的旅程吧！

文化地图设计：裴梓原

信息搜集整理：2026年娜允非遗创变营志愿者团队

高丽娟 毛诗喻 金洋伊 陈稚薇 裴梓原 王东升 饶晨

张若渝 许佳颖 陶玉容 姚彬宇 杨瓦娟 胥联美 刘冬琳

唐爱 杨思艺 张孟晶 岩嫩真 陆杨 金敏超 林君意

李彦泽 金安曦 崔家澄 徐双刚





非遗手工艺

傣锦与傣装是傣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傣锦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棉线、金线为原料，由妇女们通过传统织机编织而成，纹样丰富多样，承载着傣族的历史记忆与民族智慧。傣装以轻盈舒适、色彩鲜艳为特色，常以筒裙、绣花上衣等组成，纹样融入莲花、葫芦等元素，展现傣族生活元素与自然风光。这两项技艺共同展现了傣族独特的审美传统与文化遗产。

傣族织锦 傣族传统服饰



傣族织锦

非遗地点

娜允傣锦
非遗工坊

本土文化不能再等了。与其等别人来发现，不如自己主动走出去，把这片土地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高丽娟

孟连县第一中学美术教师

傣族织锦技艺县级代表性传承人

傣锦是傣族传统手工织锦技艺，由妇女在传统织机上手工织就。娜允傣锦纹样常见葫芦纹、万寿青蛙纹、龙鳞纹、几何纹等，融合了自然与生活之美，色彩浓烈鲜明、对比强烈却不失协调，多用于披肩、筒裙、挎包等日常生活用品。

高丽娟的婆婆安勐是傣族织锦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带领娜允镇的傣族妇女坚持手工织造四十余年，是当地织锦奶奶们的主心骨。高丽娟在婆婆的影响下系统学习织锦技艺，致力于傣锦文化的传播与推广——她参与研发傣锦文创产品，依托美术课堂将本土非遗带进教学，并通过新媒体平台让更多人了解这门古老的手艺。



一梭一线，为乡土发声

撰稿人 | 许佳颖 楠彬罕

文编 | 技艺暖阳团队

机杼低鸣处 旧锦守寒冬

高老师第一次走进婆婆家时，是被一阵咔嗒、咔嗒的木头碰撞声吸引过去的。穿过屋子，声音里渐渐混进鸡叫。院子一角，一台老旧的木制织布机立在那里，竹木构件已经褪色，边角沾着泥土和鸡食碎屑。旁边用青竹围着鸡舍，土鸡踩着稻草慢慢踱步，扬起尘土。

安婆婆就坐在织机前，她长发简单挽起，来回穿梭、引线，双脚配合着千万根细丝，一下一下，将经纬线铺得平整而紧密。屋外有风、有虫鸣，院子里却只有织机规律而沉稳的声响。高老师凑近一看，细如发丝的丝线，竟在提花网的牵引下，慢慢织出一个龙鳞纹。那一刻，她既震撼，又惋惜——这样精美、这样艰难的傣锦技艺，若无人看见，会不会有一天就消失了？

安婆婆从小跟着母亲学织布，农忙种地，闲时织布，成家后就靠织布为生，五十余年不曾离开织机，练就了熟练操

控五百根经线的本领。龙鳞纹、葫芦纹、青蛙纹、莲花纹、万寿纹、八角纹等几十种纹样，都藏在她手里。可织锦太难了，密密麻麻的线像星宿一样铺开，稍有错乱就要重新整理。对高老师来说，那台织机像一座翻不过的山。更难的是，手艺织得出来，却不一定卖得出去。

2019年疫情后，所有织布婆婆们都无法外出，只能在家织布。高老师便尝试在线上销售，但手工傣锦淹没在各类商品中，少有人问津。两三年下来，销量很不乐观。

在一次村口闲谈中，安婆婆从一个老奶口中得知一个她从未见过的美丽纹样——葫芦纹。仅剩孤例、濒临失传，她心生惋惜，决心抢救复刻。为了征得老人同意拆解那块祖传老锦，安婆婆承诺复刻完成后重新织两条长布料归还给对方，老人这才点头应允。那不仅是一块布，更是孟连傣族人世代相传的记忆。

高老师渐渐明白：如果本地人自己都不重视这些纹样，它们终有一天会断绝。





宣抚灯初亮 匠心自成坊

2023年春节，高老师获得了一次在宣抚司署出摊的机会。宣抚司署是现存完整的傣家土司府，孟连历史核心地标，傣族土司制度的活化石。正逢春节，古府内外人潮涌动，八方游客络绎不绝，处处一派热闹景象。

这次出摊，奶奶们制作的傣锦竟然几乎售空。

安婆婆看到了希望，对高老师说：“以后傣锦就交给你打理吧。”高老师拿着这笔出摊的收入作为工坊的启动资金。多年前第一次看到角落里那台织布机的场景又浮现在眼前——同时她也意识到，人们欣赏傣锦的美，但流动摊位不足以承载这份厚重。她心绪骤然一紧，暗自攥拳，下定决心：要打造一个真正属于娜允傣锦的工作坊。

2024年，孟连县娜允傣锦工艺品坊正式注册，以安勐之名，延续这个家族与织机之间跨越半个世纪的约定。高老师用了两个星期，把家里的茶室和杂物间都打理出来——一间摆放傣锦文创，一间收纳织锦工具。那一刻她心中已经坚定：这条路，一定要走下去。

基于出摊获得的反馈，高老师了解到市场需求，开始转向文创产品的研发。而她的理念，始终是——寻找文化的根源，用原有的编织技能，结合当下生活，做出真正有用的东西。

善于发现的高老师，捕捉到了“刀绳”。刀绳，是绑在刀鞘上的绳。古时候，刀是护身、护家、护城的物件，日常是劳作的工具。刀绳把刀鞘系好，挂在身上，解放双手，做更多的事情。这把刀，是傣族男人的标配。刀绳，就是让刀成为随身之物的那根绳。后来，刀不再随身了。刀绳，还留在织机上。

高老师把这根绳重新编了编——从绑刀鞘的绳，变成绑手机的绳。材料换了，用途换了，编法还是那个编法，手艺还是那个手艺。如今它是工坊里最畅销的非遗伴手礼。从护身刀的配件，变成随身手机的挂饰。一根绳，编了不知道多少年。从“掌管”的权威，到“陪伴”的温暖。刀还在，绳还在，只是换了个方式陪着人们。

这大概就是非遗最好的样子——不是被供起来，而是被用起来。让产品来说话，传播产品背后的故事，传播制作这些产品的人们故事，传播家乡的非遗文化——这是高老师研发产品的初心。



风起文脉间 愿乡土有回声

经过多年的经营，高老师小红书账号积累的粉丝从量变到了质变。通过小红书找来的游客越来越多，还有人主动找高老师谈合作。门被一扇扇推开了，可她隐隐觉得这份“被看见”来得太轻——人们只觉得纹样好看，却很少有人愿意听它在讲什么。

更让她痛心的是，孟连有那么多珍贵的宝贝，身边的人却习以为常、视而不见。

傣锦的文化起点本就在娜允古镇，她下定决心：本土文化不能再等了。与其等别人来发现，不如自己主动走出去，把这片土地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作为孟连一中的美术教师，高老师在课堂里架不起织机，就用图片把傣锦带进教室，先让孩子们觉得“这好看”，再讲纹样背后的故事——每一根线都有说法，这只鸟代表什么，那朵花藏着什么寓意，让他们记住纹样，更记住寓意。她手里一直存着奶奶们织锦的原视频，每次拿给本地人看，大家都特别震撼，那种“原来我们身边一直有这样的人”的恍然，比任何宣传都管用。

在小朋友的启蒙上，新华书店牵线，带着孩子们过来看织机、听故事。孩子们未必听得懂，但会记住“这是我们傣族的东西”。高老师说，这就算给文化传承种下小种子，现在不发芽没关系，等孩子长大后某天再看到傣锦纹样心里一动，种子就醒了。

她不为自己爆火，只求傣锦起源地不再无声。



傣族传统服饰

非遗地点
奇本集合店

“织锦看着简单，实操特别麻烦，丝线像头发丝一样细，一刮风很容易缠在一起，提花还要一根根数金线，特别费眼睛。”

芳罕
傣族服饰代表性传承人
奇本集合店主理人

傣装是傣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存在于西双版纳、德宏、孟连等傣族聚居地区。傣装在样式上男女有别，男子穿无领对襟或大襟小袖衣，下着长裤，常以布巾裹头。女子则多穿窄袖短衣与筒裙，腰身收窄，裙摆修长，整体轻便秀丽，与傣族依水而居、气候湿热的生活环境相适应，面料多为棉、麻，近现代也常见丝绸。傣装颜色亮丽，并常搭配银饰。芳罕老师是当地名叫“奇本”的傣族服装店的老板，售卖、租借傣装及配套的挎包与首饰。她集裁剪与织造两门手艺于一身，常将亲手织就的傣锦用于傣装制作之中。店里挂着的傣装，大多都经过她的巧手打理。





经纬之间，相遇“奇本”

撰稿人 | 杨瓦娟 楠彬罕 裴梓原

文编 | 技艺暖阳团队

“在认识我老公之前，我心里就有想要传承傣族传统服饰的小种子，有这份心意，只是一直没有得到更好的开发，没有发芽。”

——芳罕

“我小时候耳濡目染家里长辈织锦，家里大人都会用小的腰机织傣锦。不光是傣锦织锦技艺，傣族金水漏印、建筑类的相关文化我都有研究、有设计，傣族织锦只是我涉猎的傣族传统文化之一。”

——亮罕

种子沉睡在旧时光里

2019年，芳罕高中毕业，决定去昆明打拼。她看到市集上的傣装五花八门，一些所谓的网红傣装和传统款式大相径庭，甚至有一些源于云南的纹样旁边摆设着泰国的招牌。早出晚归忙于工作的她，也只能为傣族传统服饰韵味的缺失感到惋惜，但自己却做不了什么。

大三时，亮罕给自己布置了一项大挑战，他要重新启用家里的织机，复原整套传统织锦工序。三个月后，他成功复刻出老傣锦纹样，那是一条色彩浓郁、层次分明的傣裙：裙身的织纹细密规整，金色的丝线闪亮灵动。裙摆最为繁复，以白、黑、红、绿、黄等多层横向织带拼接，交织几何、花卉与动物纹样，既有傣锦的秩序感，也显得热烈丰盈。挑战完成后，因无人共同深耕，家中老织机再次闲置，织锦也暂时被搁置。

此时，他们还不知道未来的路径会再次相交。



芳罕老师与亮罕老师结婚时穿的筒裙

一缕金线,牵起两颗心

2021年春节,曾有过多次交集的芳罕和亮罕从昆明回到娜允各自与家人团聚,第一次见到了彼此。亮罕手机屏幕中里播放的《赶摆归来》吸引了她,那是传统的傣族歌谣,在昆明想家时,芳罕也会常常听。他们慢慢发现,彼此都对家乡传统文化有着天然的亲近感,芳罕会说起自己在昆明市集上见到的、与传统纹样相去甚远的傣装;亮罕则会讲起家里的织机、长辈织锦的日常,以及自己研究傣锦纹样和傣族文化的经历。

伴着炮竹的声响和烟花的璀璨,两个同样热爱傣族传统文化的人一起迎接新的一年,一段爱恋故事也正式诞生了。

那天,芳罕来到婆婆家,发现那台已经闲置多年的织机,已落满了灰。她上前抚摸那微微起毛但仍紧绷着的棉线,红色的线竟断掉,像花蕊一样脱落散下,原来多年不用,棉线早已腐化。这一刻触动了芳罕,给一直埋在她心中的种子灌溉了营养,她立即提出要学习传承织锦这门技艺。

2024年的一个艳阳天,亮罕穿着大红色的传统傣族婚装,背着芳罕老师走了近一公里。芳罕身上的那件裙子,正是亮

罕多年前复刻的传统傣裙。这条被珍藏多年的裙子,伴随着一个美好的心愿,终于等到了那个心爱之人。

从此,芳罕扎根底蕴深厚的娜允古镇,这才真正有机会长期接触、学习傣锦。婚后她跟着家里婆婆学织裙、织锦,亮罕也会在一旁帮她纠正手法。她说:“织锦看着简单,实操特别麻烦,刮风丝线容易缠在一起,提花还要一根根数金线,特别费眼睛。”

而家里那台报废闲置的老织机,也必须重出江湖了。谈起这段经历,亮罕开玩笑地说,“我本来收手了,又要开始‘折磨’自己”,改造织机的工程巨大:擦洗机身、更换老化零配件、用尺子校准歪斜机架、锤子敲打校正整体结构、刷漆保养木质机身、绳索加固机脚。两人还不断钻研排线方式,芳罕老师告诉我们,他们最近一次一起排线,绕着织机走了好几百圈。



芳罕老师与亮罕老师的结婚照

供图 | 芳罕老师



让传统纹样走进寻常日子

2023年夫妻俩打算开一间傣装工作室，一开始在家接定制、拍写真，客源很少，后来新增服装租赁维持收入。2024年两人全身心投入傣锦传承，2025年五月，大妈家旧场地改造完工，工作室正式开业。她给工作室取名“奇本”：“奇”代表各种新颖改良款式，“本”代表守住传统版型、布料和文化根基，做到创新不忘本源。店里除了传统款式以外，芳罕还尝试创新了一些轻便日常的款式，保留琵琶襟经典版型，打破“傣装只有过节才能穿、只有傣族才能穿”的固有看法。

两人分工配合，亮罕负责织锦、设计纹样配色，芳罕负责缝制、搭配银饰和门店运营。他们在传统基础上加拉链、绑带、挂钩，支持量身定制，适配各种身材。他们不只做孟连本地傣装，还吸收德宏、清迈各地正统傣装样式，“只要是传统的我都愿意去做”，芳罕说。平时靠线上平台、穿搭分享推广，让更多人看见正统傣锦。夫妻俩坚持手工制作，不做流水线量产，一边守住民族服饰的根，一边贴合市场需求，在娜允古镇用织锦，续写属于他们的传承故事。

现在，二人又开启了一项大挑战，用反面织造的传统方法，制作龙纹傣锦：龙纹的走向、金线的起落，都不能有丝毫差错；一处算错，往往就要拆开重来。对亮罕来说，这是一次把自己重新推回织机前的挑战；对芳罕来说，则是在一次次等待与配合中，看见传统技艺如何从旧机架上重新生长。

织机依旧会响，金线仍在指间穿行。娜允古镇里的这对夫妻，正用一针一线、一经一纬，把对彼此、对家乡、对傣族传统文化的热爱，织进一件件傣装里，也织进更长久的未来。



2. 非遗书画

金水漏印是孟连傣族佛寺装饰非遗，以镂刻纸模拓印金纹，红底鎏金，其中纹样含有佛塔、神兽等，承载着傣家信仰。傣族书法以蕨杆制笔、天然制作的墨汁书写傣文，字体圆润流畅，多用于抄写经书与祭祀文书，两项技艺共同记载了傣族的千年文脉。

金水漏印 傣文与傣墨



金水漏印

非遗地点

金水漏印
非遗工坊

“如果没有守正，创新就是空中楼阁。”

混罕真
傣族金水漏印代表性传承人
孟连县文工团工作人员

金水漏印是孟连傣族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镂刻纸版为模，将金纹拓印于佛寺梁柱、门窗之上，形成独特的装饰效果。混老师是这项非遗的传承人，他儿时初次接触金水漏印，便心生好奇，想要探究纹样背后的文化含义。之后，他曾跟随一位老师傅学习花纹刻法，待再想深入学习时，老人已经离世。后来在外婆的引荐下，他又跟随另一位师傅学习剪纸技艺。学艺之路虽有波折，但混老师最终将这门技艺传承了下来，并结合当代审美进行了一定的创新，让金水漏印焕发出新的色彩。如今，他开设了体验课堂，向游客传授金水漏印技艺，用心守护着这份文化遗产。





守旧的创新者 神秘的金色图腾

撰稿人 | 唐爱 刘冬琳 胥联美 金安瞳

文编 | 活化石团队

声语传薪

当我们站在宣抚司署展厅内，讲解员指向其中一件金色展品说道：“这些金色纹样，就是孟连金水漏印最典型的代表。”孟连傣族金水漏印纹样灵动、华美精致，用曹植《洛神赋》中的“翩若惊鸿，婉若游龙”来形容它流畅的线条，亦不为过。金色的图案在暗红色的墙面上显得金碧辉煌，它们不仅仅是装饰，更是傣族建筑艺术中的点睛之笔。

宣府司署的讲解员说：“金水漏印是傣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传承不仅仅只是图案纹理和雕刻技艺的传承，更是边疆人民对于自我文化的认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所以在我眼里，金水漏印不只是好看的纹样和手艺。它承载着傣族同胞的文化底蕴，蕴藏着大家对好日子的期盼。一代代人坚持传承，让属于边疆民族的文化，一直鲜活地延续下去。”这使我意识到，金水漏印的价值，绝不能只停留在精美的纹样上。

据讲解员介绍，这项技艺采用传统剪纸阴刻手法，完成动植物、人物及几何等图案刻板。传承人将镂空的图案覆盖在涂好黑底漆又附上红漆的木板上，再用贴金箔的技法而制成。过去受南传佛教信仰影响，红底金文的色彩有严格规制；如今，年轻人加入了自己的新鲜玩法和花样，只要是自己喜欢的颜色都可以尝试，让这项古老的技艺变得更加多元和个性化。

谈及传承，讲解员说道：“以前这项技艺在孟连被广泛使用，并没有特定家族垄断传承。但随着时间流逝，掌握这门技艺的人越来越少。目前主要依靠非遗传承人通过家族传承，同时也欢迎外来学习者加入。”

最后，讲解员带我们来到非遗体验区。在这里，游客不仅可以了解土司历史，也能亲手体验金水漏印、娜允

傣锦、慢轮制陶、蕨笔写傣文等传统技艺，在一次次触摸与实践感受孟连文化跨越百年的生命力。

旧时寻真

混罕真，是孟连金水漏印的传承人，自幼在娜允村芒洪组成长。追忆往昔，他常常驻足于村寨的芒洪佛寺中。佛寺正殿大门上布满金水漏印纹样，人物、瑞兽、花草数不胜数，这是他最初接触这项非遗技艺的窗口。幼时村中娱乐设施不多，他常常跑到芒洪佛寺，静静端详门上精致的金色纹路，满心好奇纹样背后的寓意，心底悄悄埋下学习金水漏印的种子。

初中时期，遇到芒洪佛寺翻修，混罕真看到翻修好的佛寺金水漏印不论在成品线条、还是色块上均远不及古寺原留存的传统纹样。鲜明的落差让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学好、传承好这门古老技艺，让它在孟连这块现代的土地上焕发新生。萌生学艺想法后，他历经波折寻到一位年长的老师傅学习纹样绘制。可惜学艺时日尚短，老师傅便与世长辞，混罕真也失去了继续深造的机会。后来经由外婆引荐，他拜入另一位匠人门下学习阴刻镂空剪纸——金水漏印的核心基础便是凿刻模板，全凭木凿刀一点点雕琢。

古技附新

师傅传授给他批量制板的经验，告诉他单次雕刻多张模板，才能长久满足使用需求。年少的他默默记牢所有技法要点，沉下心反复练习凿刻。老一辈匠人教学温和包容，从不会严厉斥责学徒，只要求打磨好作品后再交由师傅审阅。但混罕真对自己要求严苛，日复一日地练习线条、传统纹样绘制，慢慢掌握了封闭线条、连接断点等制版核心逻辑，一步步夯实了金水漏印全套技艺根基。

混罕真老师认为，真正的创新，必须建立在理解传统的基础上。于是，他下定决心要“守旧”，他笑着解释道：“我说的守旧，不是守着不变，而是要先把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学明白。”因为老艺人的离世，漆艺的传承在孟连戛然而止，这也加强了混老师学习金水漏印的决心。他不想让这些手艺失传，这体现了他的“守旧”。后来，等他跟师傅学成了以后，混罕真老师便开始了创新之路。

混老师对我们说道：“老一辈的技法，是把整个模板都钉死在木板上，再来凿刻镂空，那样用下来的话，首先伤刀，再一个也不方便移动。”现在，混老师对古技法进行了创新，模板的制作是先



叠好多层纸，再使用订书机固定，不再钉死在木板上，最后再把这些小图案拼成大作品。

混老师告诉我们：“小图案拼成大图案的做法，源自芒中佛寺壁画，大面积漏印通过观察就可以知道是拼图而来。”混老师的另一个创新，是原来修建寺庙时，师傅使用排笔蘸金粉这个漏印方法来涂抹。混罕真认为这项技艺门槛很高，要练很长时间，花费很多功夫。于是，混罕真老师就开始创新之路：使用美妆蛋代替排笔，是经济实惠版本的拓包。“守正创新，没有守正，创新就是空中楼阁。”这是混老师对历史的回应，用热爱之心守住传统金水漏印的魂，用包容之心接纳时代科技，这便是金水漏印代代相传的契机。



承旧韵迎新阳

金水漏印是孟连傣族凝固不褪的金色图腾，百年来装点于墙面、梁柱之间。然而随着现代建筑发展和工业印刷普及，即使生活在孟连，许多年轻人也逐渐不了解这些金纹背后的寓意。

谈及传承人减少的问题，混老师笑着说道：“有学的就不错了，还敢骂。”玩笑背后，也藏着他对于技艺传承现状的无奈。如今，坚持制作金水漏印的人并不多，大多是年长师傅。混老师与他的师傅们也相隔一代。他说：“因为现在传承人比较少，老师傅们都很珍视，所以放得较宽，学金水漏印时还需要自己对自己严格。”

面对未来，混老师始终坚持：“以前是什么样的，不要忘了来时的路，就是守正，守正才能创新。”在他看来，金水漏印不能停留在过去，而需要进入当代生活。因此，他坚持精细化制作，在材料上运用金粉涂料、仿金箔等代替旧时昂贵金箔，降低制作成本；同时积极参与非遗体验活动、推动非遗进校园，让更多年轻人接触这项技艺。

如今，金水漏印不仅存在于展示空间，

也继续应用于孟连地区佛寺修缮、传统建筑修复以及部分公共文化空间建设中，常年来也向高校采风团队普及金水漏印技法知识，持续传播这个技艺的魅力。混老师也参与相关建筑项目，让这项传统技艺不只是被保存，更继续成为建筑空间中的一部分。

傣与 文墨 书法 制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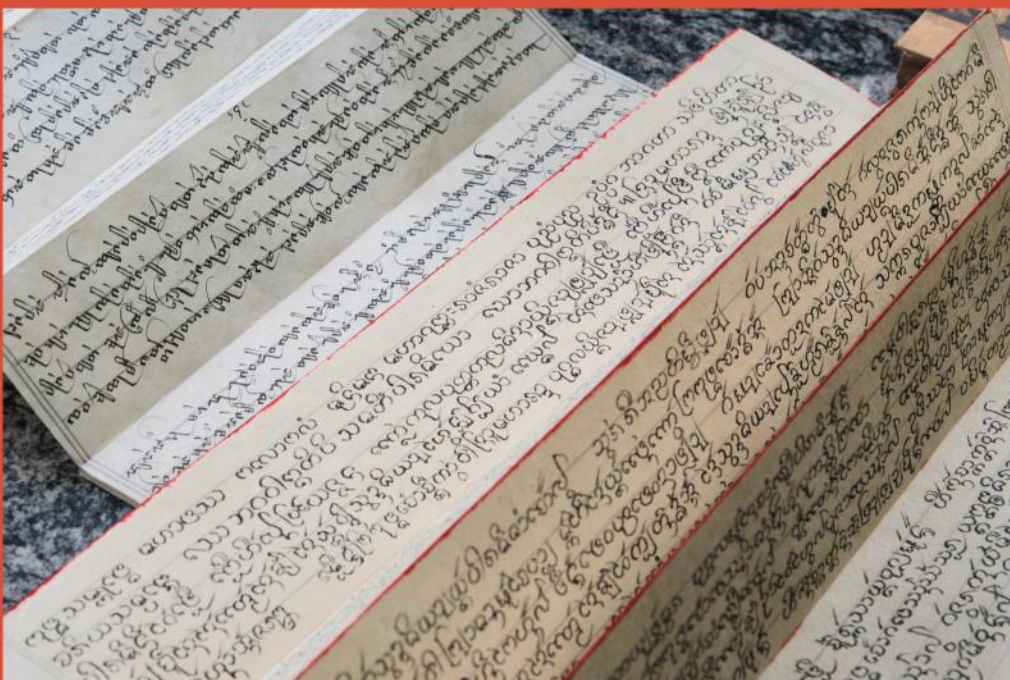
非遗地点
奇本集合店

“书法不应只纠结于手上的技巧，更应表达内心的意境。”

亮罕
傣文书法与墨水制作代表性传承人
奇本集合店主理人

孟连傣族使用的是傣绷文，源自古印度的婆罗米字母，伴随着南传上座部佛教传入，是书写贝叶经的经典文字。亮罕老师是如今的傣文和傣族墨水的非遗传承人。他自幼便对傣族文化感兴趣，因为本地习俗，傣家男孩需进佛寺中当一段时间的小和尚，但因为没有伙伴一起入寺，亮罕老师一直没有机会，等到了高中时期亮罕老师才正式入寺学习傣文。现如今亮罕老师已经习得多地的傣文书法。在学习傣文的过程中同时亮罕老师也在进行文化创新，将傣文融入生活，例如，写门联、做文创……





文化的摆渡人 古镇深处的墨文

撰稿人 | 唐爱 刘冬琳 胥联美 金安瞳

文编 | 活化石团队

墨韵寻踪

孟连本地傣族青年亮罕老师，自幼便对本民族文化怀有浓厚兴趣。高中时，得益于本民族的传统习俗，“傣族青年可以进入佛寺短期出家”，这也成为了他叩开傣文书法大门的契机。不同于孩童仅七日或一个月的体验式出家，高二时的他主动进入佛寺系统修习傣文。亮罕老师从辨认字母开始，到一遍遍临摹经书，日复一日的抄写，让他打下了扎实的傣文功底。

在青灯古卷旁，他从一个字母开始，叩开了傣文世界的大门。云南，这片中外文化交汇的土地，汇聚了圆体、长体等多种书法流派。亮罕沉醉其中，他不仅研习孟连本地的圆体，更对德宏长体的刚劲、泰北兰纳体的繁复产生了浓厚兴趣。他深知，每一种字体背后，都藏着一个地域的气质与历史的密码。

如今他已是傣族书法与古法制墨传承人，旁人眼中枯燥乏味的傣文、工序繁复的制墨手艺，在他心中承载着边境多民族的文化记忆。从佛寺抄经学徒，到守护冷门绝学的坚守者，他以热爱与坚持，留住即将淡出大众视野的傣族文字根脉。

识文晓墨

在访谈过程中，亮罕老师向我们介绍道：傣族书法根植于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文字源头为婆罗米文字。随着民族交流和地域传播，不同地区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傣文书法。如孟连本土的经书文、傣绷文，线条圆润婉转；德宏的傣族书法偏方一些。按亮罕老师的说法，每一种书体都有自己的形态与气质，是浑然天成、由内而发，是没有办法学来的，只能模仿。

然而，真正让他视为“冷门绝学”的，却是古法制墨。在一次偶然间，他见到

族中的老人用赭笔蘸墨抄写经书，对傣族墨水制作产生了浓烈的兴趣。从那一刻起，他便踏上了复原这门濒临失传技艺的道路。他寻找松明，点燃柴堆，在烟熏火燎中收集那最纯粹的烟灰，再用清水细细研磨。这门技艺，没有华丽的舞台，没有惊艳的视觉，却承载着傣族书写文化从贝叶经时代迈向纸张时代的里程碑意义。

文字的流传离不开墨的支撑，“墨是傣族书法的一个里程碑”——亮罕老师对我们说道。古法制墨是傣族书写文化的重要根基，古法油烟墨的采集其实并不繁杂。把竹子砍成4个角，用铁丝固定，放上瓷碗。采集肥得流油的松明，点燃后收集烟灰，等碗内黑到不反光之后，滴入一两滴清水轻轻研磨，一块可用于书写傣文的松烟墨便制作完成。

古法创新

傣族书法——流淌在民族血脉中的艺术，曾以贝叶为纸，以铁笔刻写，在岁月的长河中静静流淌。然而，当纸张取代了贝叶，当现代墨水冲击着古法技艺，亮罕始终思考着一个问题，这门古老的艺术该何去何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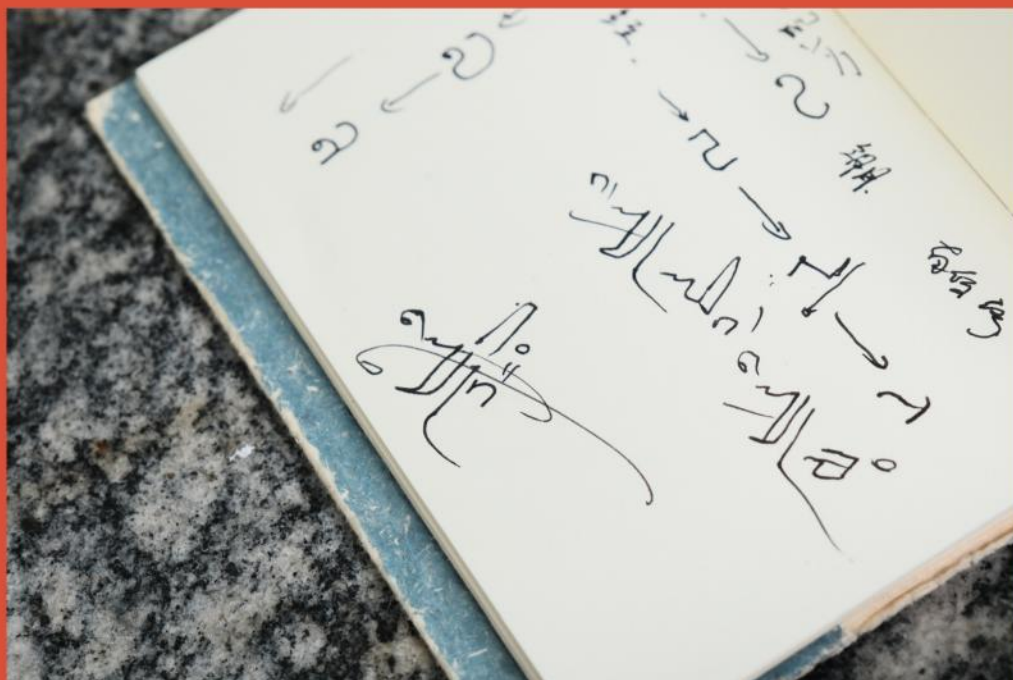
作为年轻的传承人，亮罕没有选择固步自封。他结合建筑学的严谨与设计的灵

感，尝试把建筑学背景带入傣文书法创作。他创作傣文对联，让这门艺术走进千家万户；他书写店铺牌匾，让傣文成为街头巷尾的风景；他甚至将傣文书法融入墙绘与文创产品，让冰箱贴、书签都成为文化的载体。

更令人耳目一新的是，他尝试用iPad进行涂鸦式创作。在他的笔下，传统的傣文不再是刻板的符号，而是充满现代视觉冲击力的艺术表达。他说：“书法不应只纠结于手上的技巧，更应表达内心的意境。”这种“破壁”式的创新，让古老的傣文在数字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

尽管创新之路越走越宽，亮罕老师却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深知，随着傣语使用环境的萎缩，傣文书法正面临着“无人识、无人写”的困境。更让他担忧的是，傣文书本上标准化的电脑印刷体正在取代传统书法中那些精妙的连写与变体，使得书法的精髓逐渐流失。

“语文不分家，没有‘语’，‘文’就很难传承。”亮罕感慨道。他明白，传承不仅仅是保留技艺，更是要守护这门艺术背后的语言与文化。遗憾的是，孟连本土制作贝叶经的方法已经失传。但他依然坚持研习古籍，坚持用古法书写，只为民族文脉留住一份最纯粹的底色。





从寺庙学徒到非遗传承人，从建筑硕士到文化创新者，亮罕老师用他的青春与智慧，诠释了新时代非遗传承人的责任与担当。他像一位文化的摆渡人，让我们看到了非遗传承的希望——它不是博物馆里的陈列品，而是活在当下、融入日常的一份子。这正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生动写照。

未来传承

亮罕老师提到，如今已经不像以前一样需要大量抄经，傣文书法的应用也随之发生变化。最近三四年，亮罕老师开始用毛笔写在卷轴、牌匾、墙面以及对联等载体上，作为家里、店铺悬挂的装饰，让传统文化走进日常生活。

除此之外，他还尝试将傣族传统手工墨与傣文书法结合，开发冰箱贴等文创产品，希望让更多人通过生活用品认识傣文。然而，这条路并不容易。在他看来，相较于其他更具视觉冲击力的傣族非遗，傣文与傣墨显得安静而低调，很难第一眼吸引大众的目光。比起文创开发，亮罕老师更担心的是傣文审美的流失。

亮罕老师现场给我们写了一个傣字，汉语为“金色辉煌的宫殿”。而传统傣文其实只需一个字便能完整传达，不仅含义相同，字形和韵律也更加优美。

目前，老师还没有正式的徒弟。他笑着说，如果有读到这篇文章的人对傣文书法感兴趣，欢迎来拜师学艺，让这门古老的文字艺术继续传承下去。





非遗歌舞

神鸟舞是模仿紧那罗、紧那丽两只神鸟的舞蹈，舞者通常头戴面具、背负鸟翼道具，模仿神鸟振翅盘旋，寄托民众祈愿平安、赞颂万物和谐的美好期许。马鹿舞傣语称嘎朵，属于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孟连傣族传统的一种拟兽道具舞，多在节庆赓佛时表演，舞者身披马鹿起舞，祈求村寨丰收安宁。

神鸟舞
马鹿舞



神鸟舞

非遗地点
孟连县文化馆

“神鸟舞很美，被它绑了一辈子。”昆弄老师笑了，“一直一直跳到现在”。

昆弄

宣抚司礼乐舞代表性传承人

普洱市舞蹈家协会副会长、孟连民族文化工作队队长、孟连傣族宣抚古乐协会副会长

传说，从前有一对神鸟下凡，一雄一雌，极其美丽，教授人们文艺和品德。后来，它们飞去了雪山，再也没回来。人们为了纪念神鸟，便有了神鸟舞。神鸟是鸟、是人、也是神。在“人鸟神”合一的舞蹈中，神鸟舞传承人昆弄老师的人生也像这三种存在一样，当了神，当了鸟，最后又当回了孟连的人。



被神鸟舞的漂亮 “骗”了一辈子

撰稿人 | 饶晨

文编 | 舞林七侠团队



“神鸟舞漂亮啊，从小就看他们跳。”昆弄老师回忆着第一次看到神鸟舞的场面。

那天是泼水节，外面传来敲锣打鼓的声音。那时，昆弄老师大约五六岁，正和朋友们一起向田间跑去。天色渐渐暗了，周遭只剩一盏电灯的光亮，朦朦胧胧。路过大人，大人问他们，“天已经黑了，你们这些小孩，人家在上面跳舞，你们不去看吗？”

于是，他们又跑去寨子中的广场。广场上已经挤满了人，围成一圈。他们个子太小，又挤不进去，只好从大人的胯下钻过去，蹲在前面看。有人打象脚鼓，有人打铜镲。先是试鼓的声音，咚咚，咚咚。鼓者用糯米粘在鼓面上调音，校准完，再敲两下。咚咚，蹦蹦。然后是排钹，敲击时带着回音。最后是铜镲，清脆，音高，穿透力强。

三种乐器同时奏响，身着神鸟服装的舞者便光着脚，踩着拍子进了场。他戴着蓝色面具，面具上挑眉吊眼细嘴，头戴镶满亮片的粉紫色头冠，身着绿色的短袖长裤，背着多扇成对的大型鸟翅。翅膀上的花纹随着舞者的舞动和旋转，翩翩而动。舞者时而垫步，时而小跳，左右眺望，像是一只看世界的鸟。

“这个鸟怎么那么好看啊？怎么那么大？是谁抓过来的？”他问。

“那是感恩鸟，是神鸟。”大人们说。

他问那些和尚和老人，这是鸟吗？

他们答，是鸟啊。

他是人吗？他是人。

他是不是神？他也是神。

成为神 祭祀与民间艺人

昆弄老师毕业于云南民族大学的民族舞蹈学，是神鸟舞的核心传承人。见到我们时，他穿着球衣，手臂上纹着经文。据他所说，傣族有一种古老的纹身文化，如果经常生病，傣族人就会计算生辰八字，纹一些经文在身上。“纹了之后，你做任何事情它都会警醒你。”昆老师抚摸着手臂上的纹身。

据昆老师说，神鸟舞在民间常常作为祭祀需求而存在。因此在表演神鸟舞之前，舞者常常会先在佛寺中诵经。诵经结束后，便会去到佛寺外的空地上表演。由于神鸟下凡是为了在众人面前展现自己，传授礼仪品德，因此，神鸟舞常会在人多的地方进行表演。表演过程中，神鸟会与观众互动——在人群边踏步、旋转、翻滚。表演不挑环境，不需要灯光，不需要幕布，有时也不需要舞台，只要有观众，有服装，跟着音乐便可以起舞。

当舞者穿戴上神鸟舞的面具和服饰后，ta就成为了神鸟，成为了人们供奉的对象，接受供奉布施。“戴上面具之后，隐隐约约当中你就不是你了”，昆弄老师分享着，“你也化身神鸟了”。

神鸟舞的面具分男、女、中性三种，男性面具会大一些，颧骨更突出，可能会有胡子；女性面具则更为柔美；而中性面具则是看着又像女人，又像男人。

神鸟舞的服装原本只有金黄色、绿色，和白色，后来，在昆弄老师2015年去上海市做旅游推荐的时候，做了一套紫色的神鸟舞服装，紫色服装就此出名。

成为鸟 轻盈地飞向北方

“我最开始就是模仿着学，喝酒醉的时候，大家在那里跳来跳去，我也是跟着跳。”昆老师分享道，“只要你不要害羞，脸皮厚，就可以跳。”

昆老师在上大学之前，曾经带队到过东北。他带着十来个人，到大连、鞍山等地，表演傣族舞蹈，呆了三年以上。那时，他们在餐厅里的舞台上跳舞演出。

“那时，团队里的伙伴各有理想，有的想谋生赚钱，有的想看看世界。”

“有的人如果不跳舞的话，可能一辈子都出不去了。但在外面跳舞有钱可赚，至少比在家乡打工上班要好得多”，昆老师说，“但是呢，在外面很漂泊，心很空荡。



“戴上面具，穿上神鸟服之后，只有眼睛露在外面，身体的其他部分都被包裹得严严实实，每个毛孔好像都无法呼吸了，这样就已经大汗淋漓了，跳起来更是满头大汗，有时候，汗会顺着脸流到眼睛里去，弄得眼睛生疼。跳完一次疲惫不堪，可能就只得到两颗水果糖、一把瓜子、一杯酒，在那个年代就已经很好了。但一句夸赞‘太漂亮，太漂亮了’就一直把我骗着跳到了现在。”昆老师笑。

那时的服饰也比现在的繁琐许多，更像一个灯笼——有笼架和翅膀，外出表演的时候带不上车。并且繁琐的服饰也让动作变得很局限，舞者只有上半身可以灵活行动，没法做翻滚、跳跃这样的大动作。后来，昆弄老师将衣物改良，去掉了下装的笼架部分，增加了上半身翅膀的层次，改良了衣物的布料。现在，服饰更加便于携带，舞者的动作也更多样，可以细腻，也可以大方。衣服轻了，成为鸟之后，便也更好飞了。

成为人 成为传承人、师傅和孟连人

后来，昆弄老师回到了孟连。对于昆弄老师来说，这里是民间舞蹈文化的根，能够滋养他，而他反过来也在扶持这里的舞蹈文化。

去年，昆弄老师在社交平台发布的神鸟舞视频爆火，吸引了大量视频创作者来到孟连。为了视觉效果，部分拍摄者邀请昆弄老师在山林瀑布中拍摄神鸟舞。可是，昆老师表示，神鸟降世是为了在世人面前传达美德，所以神鸟舞通常会在人多的地方表演，而不是在山林中。衣服在山林中很容易弄脏、弄坏，舞者在瀑布下表演也非常危险。

有时候，他会邀请当地舞者们一起出去交流，或者一起在家里喝酒、唱歌、耍刀。昆弄老师也在培养自己的接班人。

“要培养年轻人嘛，不能总是什么都是我弄，我弄了以后年轻人接不了班的。”对昆弄老师来说，动作不是定死的范本。在他教学生时，他会告诉学生动作要表达的意涵，学生们会以自己对傣族文化的理解、对神鸟舞的理解，做出表达自己内心的动作。昆老师一边说着，一边侧扬起头，翻着手腕，摆出神鸟舞的动作架势。

“很美，被它绑了一辈子。”昆弄老师笑了，“一直一直跳到现在”。



马鹿舞

非遗地点
芒掌村

“我们就是想把我们民族的东西传承下去，因为这些都是好的。”

岩嫩真
马鹿舞非遗传承人
帕雅傣真战队成员

马鹿舞是傣族传统仪式舞蹈，以狮头、鹿角、狗嘴、牛身、牛尾、虎掌的复合神兽形象呈现，象征护佑村寨安宁。18岁傣族少年岩嫩真自初三起自学马鹿舞，后正式拜师传承人，与伙伴们组建了“帕雅傣真”战队，是传承傣族非遗文化的战队。伙伴们的年龄大多为12至18岁，有人奏乐，有人舞蹈，一起在各个村寨中巡回表演马鹿舞、神鸟舞、蜡条舞等民间艺术。在岩嫩真与伙伴们的少年生活里，我们得以看见非遗在今天的生命力。





尚有马鹿未眠

撰稿人 | 杨思艺

文编 | 舞林七侠团队

中城佛寺内，佛祖低头慈望，六位少年两排跪拜，点燃蜡条，互借火种。领头的少年率先诵经，随后齐诵。蜡条燃烧，经文荡漾，向佛祖祷告他们的来意，许是祈愿、许是感恩。诵经结束后，他们奉上了蜡条，去到佛寺后院，舞者穿戴道具、乐师调试乐器，马鹿舞的演出就要开始了。

来自神山的舞蹈

“铙铙铙起铙”，五音排铙、象脚鼓、铜镲交错响起，清脆的节奏在人群间荡开。

一头绿色的“马鹿”随着节奏轻快走来，它踏着鼓声，摇摆着身躯，一边迈步，一边仿佛在悠悠低语。来到场地中央，马鹿忽然停下脚步。它转向佛殿，收起方才的顽皮，虔诚地俯下身去，三拜佛祖。随后又起身，转向乐队再次跪拜，三谢乐手。它每一次低头、每一次起立、每一次转身，都恰好落在鼓点之间，与那一声声铿锵的节拍相互呼应。人与鹿、鼓与舞，这是他们的默契。礼毕之后，马鹿恢复了它原本的活泼。它环顾四周，像是在寻找什么，又像是在欣赏这片属于自己的天地。它摇摇头，挠挠脚，低头舔舔身上的“毛”，偶尔

发出几声欢快的鸣叫。它并不着急离去，只在场中央自得其乐。

玩闹了一会儿，马鹿终于发现，周围还有许多双眼睛正望着自己。它慢慢走向人群，走到每一个注视它的人面前，摇摇头，抖抖身子，时而靠近，时而远离，灵动地与众人交流。转而，马鹿又走向一旁的树下，抬头啃食鲜嫩的树叶。阳光落在它绿色的身影上，鼓声渐渐远去，而它依旧悠然自得。仿佛这片土地上的山林、佛祖、乐声与人群，本就是它熟悉的世界，而它只是从神山回来，跳了一场属于自己的舞。





帕雅傣真战队

这头马鹿其实不是马也不是鹿，而是傣族文化中狮头、鹿角、狗嘴、牛身、牛尾、虎掌的神兽，在傣语中叫“𐄂𐄂（duo）”。而刚才的马鹿舞则是模仿这一神兽的姿态，祈愿村寨安宁的仪式。

乐声落下，马鹿离开，回来的是两位少年。其中跳马鹿“头”的那位少年是马鹿舞传承人ᦺᦑᦺᦑ岩嫩真，跳“尾”的那位是“帕雅傣真战队”的另一位成员“宰旺罕”。“帕雅傣真”，这是岩嫩真一手创办起来的傣族非遗文化传承战队，年纪最大的就是队长岩嫩真18岁，最小的是去年才加入的岩扁12岁。他们传承傣族马鹿舞、神鸟舞、蜡条舞、双刀舞以及傣族乐器排铎、象脚鼓、铜镲的演奏等各类傣族传统艺术。岩嫩真不仅是战队队长也是许多队友的师傅，他说：“我们就是想把我们民族的东西传承下去，因为这些都是好的”。“因为文化，所以我们集结在一起”，战队成员相依罕说。

岩嫩真初三就开始学习马鹿舞，最初他只是对这个舞蹈感到好奇，于是自己模仿网络上的马鹿舞视频，并融合缅甸、泰国的跳法进行创新。后来遇到了师傅相依满，岩嫩

真说：“师傅是帕萨傣亮战队的队长，他是这一代最年轻的师傅。对火花、高升、鼓声、擦声等乐器都是他的强项，师傅的技艺都倾囊相授于我，所以我非常感恩这位师傅，对我而言，他就是我的家人。”

岩嫩真一直希望与师傅一起共同传承家乡的文化，学着师傅的样子创建了自己的战队“帕雅傣真”，现在自己也已经是一个小师傅了，能够带着几个十几岁的孩子和师傅一起成为孟连守卫民族文化最英勇的战士。

他说：“因为成就感，所以一直坚持。”在一次表演的时候，一位老爷爷看见岩嫩真扮演的马鹿向他走来，便朝向它虔诚地跪拜，岩嫩真扮演着马鹿回拜。在那一刻，岩嫩真成为了马鹿，成为了那跃动的灵兽，他感受到了他们民族世代的目光与呼吸。

据岩嫩真说，他们的战队今年要在孟连十一个傣族寨子巡回演出，从雨季持续到年末。鼓声暂歇，马鹿未眠，每一项非遗都是有生命的，是活的，这种活态生命维系在每一个人身上。无论时代怎样发展、孟连怎样发展，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都从一而终地热爱着这片土地、这份文化。无论是愿意看也好，还是愿意做也好，都让这份文化生生不息。因为总会有和岩嫩真一样，和“帕雅傣真战队”一样热忱的人去做这件事。





其他推荐

娜允的生命力，更流淌在多元的日常体验中。这里的古老与新鲜并存：去聆听三大佛寺的祈福，去感受宣抚司署历史的余温，去体会慢轮制陶的质朴触感；而欢腾的泼水节与街角弥漫的咖啡香，又为它注入新鲜的律动。

不忙赶路，只管去沉浸在这份独属于娜允的自在与从容。

三大佛寺

宣抚司署

傣族慢轮制陶

皮卡咖啡Picarcoffee

泼水节



三大佛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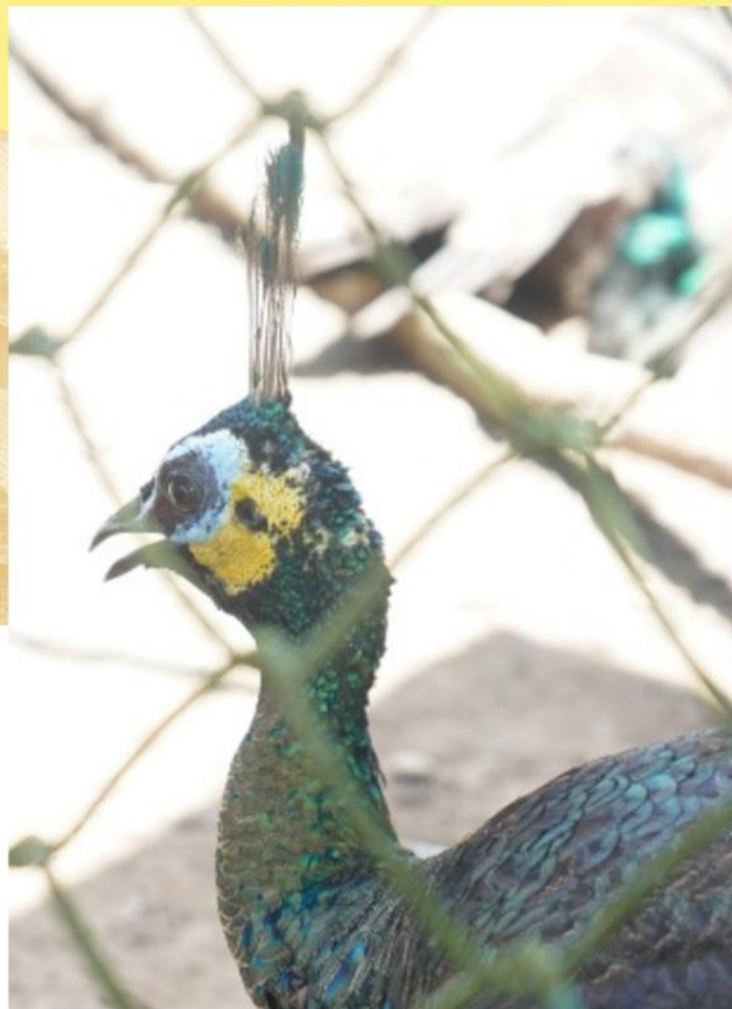
撰稿人 | 张孟晶

文编 | 舞林七侠团队

娜允古寨有三座佛寺，上城佛寺、中城佛寺和下城佛寺。在傣族村寨，佛寺从来都不只是一座供奉佛像的建筑，而是贯穿傣族人一生、承载民族文化、联结村落社群的核心公共空间。从孩童启蒙、节日欢庆，到消灾祈福，佛寺早已嵌入傣族生活的每一处肌理，是整个民族不可替代的精神根基。

追溯往昔，佛寺曾是傣族唯一的文化学堂。旧时傣族男孩长到适龄便要入寺出家成为小和尚，在娜允村寨，这套入寺规则有着清晰的划分：土司子弟入上城佛寺，官员子弟在中城佛寺，寻常百姓家的孩子则在下城佛寺修行。在寺中，他们修习傣文、历法、史诗与传统技艺，傣族的雕刻、绘画、歌舞等各类民间艺术，全都依托佛寺代代传承。当掌握了傣文，熟悉部分经典，修行到20岁时，他们便可选择还俗，还俗后会被称作“安章”，因为通晓文墨礼法，向来深受乡民信赖，村寨里大大小小的公共事务，乡民都常常托付他们主持；不愿还俗的人，则留在寺中潜心修行，成为维系族群信仰的佛爷。每一座佛寺都由周边村组共同供养，是一方村落共同的精神据点，凝聚着整片村寨的归属感。

佛寺也是傣族节庆与祈福仪式的核心场地。泼水节、关门节、开门节三大重要节日，所有仪式活动都围绕佛寺展开。泼水节作为傣族新年，人们前往佛寺滴水祈福，燃放竹筒火花，跳起传统舞蹈，以洁净之水洗去旧岁的烦恼；关门节期间，老人连夜准备供品，捧着蜡条听佛爷诵经，祈求阖家平安。除了固定节庆外，佛寺还承担转运消灾的化解仪式功能。如果觉得流年不顺，人们会在上半年每月十五前往佛寺祈福；如果突遭重病、家庭变故，也可以适时举行仪式，不受时日限制。仪式中，人们备好和自己身高相等的特制蜡烛、衣物，由佛爷主持法事，最后根据烛火的走势判断运势好坏，寄托着对平安顺遂的期盼。



贯穿所有仪式、连接人与神佛的关键信物，便是蜡条。用棉线裹着蜂蜡制成的蜡条，是傣族独有的礼仪载体，傣族人从出生到离世，一生都离不开它。求问神佛、拜师学艺、筹办婚丧大事，递上蜡条就是正式的邀约，等同于一份郑重的请函。制作非遗竹筒火花时，开工前必须先点燃蜡条祭祀先祖与师傅，完工后还要将蜡条供奉在家中神龛；去往佛寺供奉时，供盘上也必定要备好蜡条、清水、芭蕉、烟酒茶，以此传递自己的诚心。少年们在练习的蜡条舞更是沟通天地的仪式舞蹈，舞者心怀祈愿起舞，承载着傣族人对风调雨顺、万事安宁的朴素向往。

时代变迁，佛寺的教育功能逐渐被现代学校替代，但它的精神价值并未消减。它依然是传承傣族文字、非遗技艺的载体，是村落集体活动的聚集地，更是安放族人喜怒哀乐的心灵港湾。娜允的三座佛寺，藏着傣族千年的文化记忆，以信仰为纽带，维系着村寨的温情与民族的根脉。



孟连 宣抚司署

撰稿人 | 王东升 唐爱 胥联美

文编 | 活化石团队

孟连宣抚司署位于娜允古镇内，原系傣族世袭土司刀氏的衙署，是云南历史最悠久、保存最完整的土司衙署之一。宣抚司署始建于明永乐四年（1406年），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刀氏被封为孟连宣抚司，衙署正式得名。宣抚司署建筑风格融合傣、汉民族特点，傣语称其为“贺罕”，意为“金色的王宫”，2006年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宣抚司署不仅是一座百年建筑，更是孟连各民族共同生活、共同记忆的见证。在这里，我们遇到了来自佤族的志愿者讲解员张莲，她生长于傣族、拉祜族、佤族世代混居的村寨，也对不分彼此的“宾弄赛嗨”情谊有着深厚的体会，“我家住在一座小山上，山腰是佤族，山脚是拉祜族，再往下就是傣族，大家没有明显的界限，就像一家人一样。”

儿时，宣抚司署修缮时，她常来这里玩耍；长大后，她又以大学生志愿者的身份回到这里，成为一名讲解员。今年大二的她已经连续第二年报名成为讲解员，把这里的故事讲更多的人听——傣族王子找到孟连的故事、神鸟的故事、历任傣王与土司的故事……无论是傣锦上精细的仿水波纹，还是议事厅二楼天花板上璀璨的金水漏印，都在她的讲述中重新鲜活起来。

目前，宣抚司署也会定期举办各种各样的文化体验活动，游客能够在这里亲手体验金水漏印、傣文书写、浮雕制作等传统技艺。





傣族 慢轮 制陶

咪叶嫩奶奶
的生活

“我今天早晨六点就过来帮她烧了，她最近身体不太好。”傣陶奶奶咪叶嫩戴着粉色头巾，赤脚坐在门前的台阶上，静静地望着院子里刚刚烧制出来的大大小小的傣陶罐子。她的二女儿说，奶奶有一个月无法下地，“只能用屁股走路”，这两天才能走了，之前人家定的陶器今天赶紧去烧了，家人不放心都来陪着奶奶一起。

奶奶是寨子里最后一个会做傣陶的老人了。她从20多岁就跟着师傅学习，师傅是傣陶的传承人，早就过世了，还有几位好朋友与她一起学的，但是现在她们也都相继离世，只有奶奶仍然在做陶。女儿说奶奶“只要天不下雨就在做，原来周六烧制，周日到集市去摆摊卖，那个时候，一个才5毛钱。”孩子们从小就看着奶奶做陶，也用泥巴捏小牛玩，也会帮忙拎着罐子去烧，说起做陶的工艺如数家珍，却从没自己做过，女儿说：“太累了，学不来，学不来。”

傣陶的工艺可以说是制陶的活化石，在石器时代就已经开始出现，用于日常生活用具，如锅碗盆等等。现在寨子里的老人家还会用它来盛水喝，水会特别清冷甘甜。奶奶的手工成品看起来活像陶瓷博物馆里第一个展示柜里的文物。傣陶的制作一直沿袭着古老的慢轮制作。第一步要先去田坝里寻找合适的泥土，要找很深的，粘性很好，质地细腻，“糯糯的”那种，如果寨子里有人看到了这样的泥土，就会来告诉奶奶，有的时候，也会有人挖了这样的泥土来跟奶奶换做好的陶罐。挖回来的土还要细细筛过，赤脚踩，在踩的过程中不能穿鞋子，要用脚掌去感受泥是否细腻均匀，把里边非常小的石子也挑出来，有的时候踩到石子会划破脚上的皮肤。

门前的院墙下，就是奶奶的小小工坊，一个长得像陀螺一样的制陶的慢轮看起来灰扑扑的，静静地躺在墙角下，奶奶会把揉好的泥先捏一小块放在慢轮上，接着把剩余的泥搓成条状，堆叠起中空的圆柱形，接着用脚踩在慢轮的边缘缓缓转动，同时手里捏着一块小布条来拉胚，漂亮光滑的罐沿就在奶奶的手中神奇地出现了。做好这一步，就要拿去慢慢晾干到合适的湿度。接下来，就要用到旁边的木盒子里，散乱地放着的圆圈的鹅卵石和长条的木头模具，鹅卵石上

还留着泥水的痕迹，却非常光滑，是奶奶常年握在手里垫在罐子内侧，用另一只手拿着木头模具敲击，使陶罐成形用的。随着有节奏地拍击，陶罐的肚子就慢慢撑起饱满的形状，然后再拍上花纹，最后就可以去烧制了。素坯入窑，低温排潮、中温定型、高温煅烧，最终把散软的陶土，淬炼为坚固温润的器物。

原来的生活必需品已经逐渐被现代工艺取代，现在只有节庆活动时，才会有人来定制了，价格不高，顾客也只有寨子里的老人。这项傣家传女不传男的技艺已经在慢慢淡出人们的生活，也要淡出人们的记忆了。奶奶再过两个月就87岁了，在过去的漫长人生里，傣陶一直都是她的生活，每天慢慢地敲打，慢慢地变老，简单而平淡。

奶奶最近收了四位徒弟，徒弟们开起了傣陶工坊，想要让更多的人知道傣陶，为此也在进行创新与改良，然而，他们仍然还没有完全学会奶奶的手艺，寨子里的又一项活化石会不会也被遗忘在这漫长时光中呢……

撰稿人 | 林君意

文编 | 舞林七侠团队



皮卡咖啡 Picarcoffee

撰稿人 | 唐爱 金安瞳 刘冬琳

文编 | 活化石团队

坐落于娜允古镇的皮卡咖啡，是一家扎根本土的咖啡店。主理人花花生于斯长于斯，自幼便扎根在孟连这片土地。花花老师回忆说，儿时家乡就已经开始种植咖啡，在她的童年记忆里，家里那辆常用来运输咖啡作物的皮卡车，是挥之不去的记忆，这也是店铺得名“皮卡咖啡”的缘故。

花花深耕咖啡行业多年，后来她选择回到娜允古镇开一家自己的门店，在真实的经营中接触真实的消费者，同时，打造一个与地方和社区紧密联结的咖啡品牌——请周边村子里编鸡笼的爷爷用竹编做咖啡桌、筛选自己喜欢的云南本地咖啡豆与冲煮方式，招聘本地的青年来当店员或兼职……在她看来，孟连的咖农和店主都有这样一种包容互助的气质。

咖啡之外的花花，也作为沟通外界和本地文化的联络人，在过去的几年里参与组织了naze naze、一坐一忘等多个品牌的本地活动和采风。她回忆起活动中一位佤族阿姨，以织布为生的她，几年前还为生计发愁，但如今佤族织锦的订单已经让她织不过来。她享受这种参与和见证的感觉。

当客人问起周边有什么好去处时，花花老师之前总会一时语塞。现在，她正在筹划做一本指南手册，让来店的客人更好地知道娜允镇和孟连周边有哪些可以深度探索的文化地点。



傣族泼水节

圣水迎新，佛韵欢歌

撰稿人 | 张孟晶

文编 | 舞林七侠团队

每到公历四月中旬，傣族村寨被春天烈日烘烤，佛寺金顶映着天光，街巷盛满清水与欢笑。泼水节傣语称“桑勘比迈”，即傣历新年，又称浴佛节，是傣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2006年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佛寺作为傣族核心公共空间，是整个泼水节仪式的起点，水与佛相融，藏着傣族人对洁净、吉祥与新生的全部期盼。

泼水节的内核，是水承载的多重美好寓意。在傣族文化中，水是圣洁之物，象征净化与生机。传说远古时期历法神混桑勘制定的历法失效，他与带来新历法的新神打赌失败，按约定把自己的头勒掉，但他的头放海里会干旱，放地上会着火，人们没有办法只能请他七位女儿捧起父亲的头颅，人们以清水熄灭火患，后人泼水纪念她们，寓意冲刷旧岁晦气、洗去心灵尘埃。伴随南传佛教传入，泼水增添浴佛内涵：清水擦拭佛像，代表涤荡杂念、诚心礼佛；相互泼洒的水珠，是送给彼此的祝福，被泼得越湿，意味着收获的吉祥越多。清水也寄托农耕祈愿，四月春耕将至，傣族人借泼水祈求雨水丰沛、五谷丰登；青年男女间飞溅的水花，更是含蓄温柔的爱意表达，一捧清水，藏着对美好生活的全部向往。

节日为期七日，所有仪式都以村寨佛寺为中心有序展开，庄重礼佛与市井狂欢层层递进。节日首日如同除夕，家家户户清扫屋舍，青年男女清晨结伴上山采摘鲜花、绿叶，盛装前往村寨佛寺。佛寺是傣族最重要的公共空间，大殿内香火袅袅，众人将鲜花供奉佛前，再挑来掺着花瓣的净水，以芭蕉叶、银碗细细擦拭佛像，完成浴佛仪式。

佛寺礼佛结束后，泼水狂欢正式开启。泼水自有礼仪区分，对长辈、佛爷多用“文泼”：手持花枝蘸清水，轻洒对方肩头，口中念诵祈福祝词，尽显恭敬；平辈、青年之间则是热闹的“武泼”，水盆、水桶、水枪齐上阵，街巷里水花漫天，无论相识与否，见面便送上一捧清水，无人躲闪，人人笑逐颜开。除泼水外，江畔赶摆场热闹非凡，象脚鼓、铓锣声声不绝，舞者跳起灵动的孔雀舞、厚重的象脚鼓舞；青年男女围坐丢花包，借抛接花包传递心意；田边腾空而起的高升，寓意步步高升。

迎新岁首，人们重回佛寺堆沙筑塔，以沙土堆出微型佛塔，布施祈福，祈求人丁兴旺。滴水祈福，保佑家人平安顺遂，入夜后，村寨与江畔灯火璀璨，人们放飞水灯，点点灯火顺水漂流，寄托来年平安顺遂的心愿。放傣家人自己制作的烟花，在空中绽放，绚丽璀璨，人们也会在旁边起舞。宴席上，傣家特色泼水粳粳、手抓饭摆满餐桌，各族亲友围坐闲谈，水的温柔消解隔阂，处处是和睦温情。

泼水节从来不止一场戏水狂欢，佛寺的禅意、清水的祝福、歌舞烟火交织成独属于傣族的文化画卷。一汪圣水，洗去尘烦；一座佛寺，安放信仰。千百年间，傣族人以水为媒、以佛为根，在辞旧迎新的仪式里，传承着敬畏自然、向善向美的民族精神，也让这份温润热烈的民族风情，长久流淌在傣族人民心尖。



用非遗与文化，
联结你我，联结社区。

编辑 手记

在娜允的大街小巷穿行，伙伴们镜头里定格的色彩各不相同——有人记下佛寺飞檐落下的光影，有人定格傣锦绚烂的交织，也有人在一瓶傣式辣酱的酸辣烟火、一树燃起的凤凰花里，读懂了这里的衣食住行。

这辑编辑手记，收录了大家在 Colorwalk 途中捕捉到的日常。色彩是眼睛看见的风景，而镜头背后的倾听与停顿，让我们看到非遗原本的样子——它不是定格的历史，而是正在发生的当下。

这些画面虽然只是娜允漫长岁月里短暂的一瞬，却是我们与它切近相逢的印记。

现在，请跟随青年们的眼睛，一起走进他们所看见、所感知的娜允。



COLOR WALK

之黄色

经幡由彩色的绸缎制成，边缘缝有层层叠叠的金色流苏。上面印着的莲花图案有纯洁、智慧、祈福与轮回的含义，是最经典的纹样选择之一。



许佳颖



许佳颖

多块布料拼接而成的织品，仔细观察会发现上面印着花卉、树木、飞鸟、青蛙等自然元素，色彩明快鲜艳，颇具傣族特色。



张若渝

位于上城佛寺内的经幡，在傣族南传上座部佛教的文化里又称为“董”，悬挂于佛殿的天花板上。

它既能积累功德、祈求平安，也象征着信众对佛祖的虔诚之心。



寺外同样金光闪闪的佛塔，塔尖装饰极尽繁复，可以窥见昔日王城的繁华景象。



许佳颖



上城佛寺寺后的大佛，约与佛寺等高。与汉传寺庙里佛陀的形象不同，这座大佛的穿着、头饰、耳朵与面部都更有南传佛教的特色。



张若渝



凑近看看佛塔的细节，依旧可见具有南传佛教特色的佛祖形象的浮雕。位于上方的孔雀浮雕，羽毛根根分明，头部栩栩如生。它是傣族最核心的符号与文化图腾。



这是营期小伙伴制作的锦那罗的金水漏印成品。通常雌雄成对，红底金纹十分精美。图纹有喜乐、忠贞爱情等寓意。



半圆朱拓三佛造像属于南传汉藏交融佛教石刻，一般嵌于寺院墙体，用于信众祈福、供奉。也体现出了古代边疆百姓的精神寄托与多元民族文化融合的历史脉络。



中城佛寺对面有一家少数民族老店，由热情的哈尼族阿叔和傣族阿姨经营。哈尼族阿叔作为第一批少数民族干部，用汉语讲真诚，用热情暖人心。傣族阿姨制作、售卖傣族特产辣酱。

COLOR WALK 之红色



几乎所有的房子和寺院的门都是红色的，红门上还会有福字、春联和灯笼。门上挂着的茅草绳和搭寮竹编有挡灾驱邪的含义，也是傣家传统。



大榕树下的神龛静静矗立着.....

COLOR WALK

之黑色



李彦泽

孟连总佛寺座落于娜允古镇，以黑色打底，覆盖着鎏金纹饰，其房檐上的金色神鸟极具辨识度，是本地傣族人民祈福的重要场所。



杨思艺

娜允总佛寺内，这面铎锣静静悬挂。
神鸟跃动时，排铎奏出稳重厚实的节奏。
这看似简单却包容万变的锣声，穿越了傣寨千年悠悠时光。



陆杨



陈稚薇



路旁石阶上坐着一位老奶奶，身着黑底缀着雅致蓝花的布裙，裙摆的布料在午后的光线里略显粗粝，以及一句热情的：“你们从哪里来呀？”



金敏超

傣族聚居区多雨，四面大陡度有利于雨水快速排出，飞檐高挑，有些人家会在挑出的飞檐下装饰神鸟。即便很多民居已经不再有做饭取暖的火塘，但是歇山顶侧边的三角部分依然保留传统民居的气窗样式，并用神鸟尾翼纹样装饰。



饶晨

烧烤店门口的地面上，总是散着黑色的小圆粒。由于烧烤桌上总是摆着一碗碗花椒蘸料，在烟熏火燎的麻辣里和对植物知识的匮乏下，我把它认成了花椒粒。现在我认识你了，晒日光浴的木姜子。



裴梓原



透过黑色的窗格，
望见院落里的斑驳光影。



张孟晶

纵横线缆连通娜允七村组，如古镇搏动的心脏，为整片傣乡输送生机，青山老屋相映，满是地道傣乡烟火。

我们的创变营回忆





期待
再次与
伙伴们在
娜允古镇
相见！

